



历史小说馆

总策划：白沙

⑥ 席卷江南

明清易代



吕向辉 著

一支秃笔，写尽明清易代七十年。
几部新书，展现风云变幻两重天。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明清易代6

席卷江南

吕向辉/著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易代. 6, 席卷江南 / 吕向辉著. — 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3.5
ISBN 978-7-304-06113-5

I. ①明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91414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明清易代6——席卷江南

Ming-Qing Yidai 6 Xijuan Jiangnan

吕向辉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张 春

版式设计: 黄 晓

责任编辑: 蒋全龙

责任印制: 林鸿雁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 册

版本: 2013 年5月第1版

2013 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

印张: 8.75

字数: 147 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6113-5

定价: 29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前言

多尔衮的生前身后名

多尔衮的名声可谓是大起大落。生前是皇父摄政王，死后被迫尊为成宗义皇帝；紧接着被加以“谋篡”的罪名，削夺帝号，撤出宗室，不再承认他是爱新觉罗氏的孝子贤孙。此一反复，为时仅仅两个月有余。

过了一百二十七年，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，清高宗才为其平反，称多尔衮“久抱不白之冤”，“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”，恢复其睿亲王的爵位，追封谥号为“忠”。并为其立嗣，睿亲王爵位世袭罔替，又成为清朝“八大铁帽子王”之一。

一

多尔衮之所以受到皇太极的重用，是因为皇太极认为如果要自己的后代有所作为，只有多尔衮能够使之成立。而事实也的确如此，多尔衮在同辈之中，才能卓越，而且正当盛年，大可有一番作为。果不其然，皇太极驾崩不足一年，多尔衮便挥军入关，剿流寇下江南，天下渐成统一之局。

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儿子，皇太极排名第八，多尔袞排名第十四，两人相差二十岁。皇太极死时，他的哥哥褚英、汤古代、莽古尔泰、塔拜，弟弟德格类、巴布海都已先他而亡，同胞兄弟仅余九人。

在这九人当中，威权最重、资格最老的便是代善，当时已经六十岁。紧随其后的便是多尔袞，时年三十二岁。多尔袞的同母兄弟阿济格、多铎因为俱为努尔哈赤的幼子，为努尔哈赤所宠爱，故被许为旗主。多尔袞兄弟势力雄厚，在八旗中无可匹敌。

在同辈之中，唯一可以和多尔袞相提并论的便是郑亲王济尔哈朗。崇德元年，皇太极改元称帝，首封多尔袞为和硕睿亲王。此一睿字，是延续他之前的封号，即“墨尔根代青”，意思是聪慧。

与多尔袞同日受封的另有七王，即礼亲王代善、豫亲王多铎、郑亲王济尔哈朗、肃亲王豪格、成亲王岳托，萨哈廉因早死被追封为颖亲王，以上诸王是和硕亲王；另有一位多罗郡王，为多尔袞和多铎的同胞兄长武英郡王阿济格。

因其世袭罔替，这八王便是清代俗称的“八大铁帽子王”。

二

多尔袞在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，“以有疾不乐”，率领诸王贝勒贝子等八固山额真官兵到边外行围打猎；十二月初九日，即薨于喀喇城，时年三十八岁。八天之后，多尔袞的灵柩运至京师，顺治皇帝亲率诸王贝勒、文武大臣换上丧服，出迎于东直门外五里。

顺治皇帝哭着为多尔袞“奠爵”，臣子皆匍匐在道左举哀。由东直门到御河桥，四品以下的官员排列成行，在道旁跪哭。十二月二十日，皇帝下诏称颂多尔袞的“推位让国”之风和平定中原的勋业，并赞其为“千古无两”，确定其丧礼是“中外丧仪，合依帝仪”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顺治帝追尊多尔袞为“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”，庙号“成宗”。在皇帝的尊号中，最为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字，即“义”字。按照谥法的解释，“周公以推功尚善为义，夫逊所以为义也”，这是在说明多尔袞有“推位让国”的绝大德业；至于“成”字，谥法中有诸多的解释，其用于多尔袞则以“安民立政”为正解，此为称颂多尔袞的广大勋业。以“成宗义皇帝”为多尔袞的谥号和庙号，可谓极为允当。

顺治八年正月初九日，以多尔袞夫妇同祔于太庙，礼成大赦天下。作为臣子，多尔袞一生的荣耀达到顶点。孰

料一个月后，顺治皇帝在庙堂之上向天下宣布了多尔袞的罪状。

打倒多尔袞的人，完全是他摄政期间被他排挤的人，而其后所采取的治国方略仍旧是“萧规曹随”。这足以说明，多尔袞的倒台并非是政策歧异，而仅仅是权力之争所致。就多尔袞的罪名而言，绝不涉及他所主持的各项政务，只因其妄自尊大、有篡逆之心而已。

妄自尊大或许有之，而“篡逆”则没有实迹，连政敌也只能用“显有悖逆之心”来形容。这就有点儿像岳飞含冤而死，韩世忠愤愤不平，去找秦桧理论，秦桧说道“莫须有”。

三

在诸多的罪名中，尤令世祖恼恨的是多尔袞害死豪格一事。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，在皇太极死后，是最有资格继承大位的。但多尔袞不乐意，一则是认为自己也有资格，再则便是豪格处在三十余岁的壮年，与多尔袞虽为叔侄，但年龄相当。豪格久历戎马，身边自有一班谋臣武将，如果由其继位，多尔袞的权势必定大不如前，而与多尔袞比肩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会乘势而起。

豪格与多尔袞都对皇太极留下来的帝位虎视眈眈，但

双方都没有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妥协。这正是草莽时代的清朝的可贵之处，在此重大危机面前，能够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，实在是值得称道。

获得帝位的是豪格的幼弟福临，以其年幼，便设两辅政，一为代表豪格利益的郑亲王济尔哈朗，二即为多尔袞。多尔袞舍帝位而掌实权，自然能够平心静气。可以说，豪格是失败的一方，纵使有济尔哈朗作为自己的替身，但济尔哈朗的才具、手腕与多尔袞相差甚远，很快豪格便与权力中心渐行渐远。

随着多尔袞趁势入关，完成父兄两辈所不可企及的功业，他的名声如日中天，关内只知有睿亲王而不知有皇帝。如果此时，多尔袞乘时称帝，关外必定不能制。史学家孟森先生称多尔袞为鲜见的“良材美质”，不但不拥兵自重，反而几次催请顺治入关，以成天下大一统之局。

面对自己的竞争者一步步成功，豪格自然是在欣喜大清日渐强盛之余，暗恨多尔袞。如果易地而处，自己的功勋未必不如多尔袞。睿亲王的名声尚在皇帝之上，世间尚有谁知道还有一肃亲王在？

豪格举止粗鲁，胸无城府，对多尔袞的反感是毫不掩饰的。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信，多尔袞必定要处置豪格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，自然有人向多尔袞罗织豪格的罪名。罪

名只有三条，而且哪一条都不算大罪；但有这些便足以成为处置豪格的张本。

秉承多尔衮意志的诸王贝勒会议竟以豪格“怙恶不悛，仇抗不已”为名，议定“应判死”。多尔衮假惺惺地以皇帝的名义称，“如此处分，诚为不忍，不准行”。诸王大臣自然是“据理力争”，多尔衮为示宽大，坚持将死刑改判为“幽系”。

四

清朝入关前后，处以“幽系”之刑的亲贵一共有四人。第一个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奇，第二个是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，行刑者是努尔哈赤。皇太极时代的阿敏成为第三人，他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奇之子。这三人均不得良死，身居第四的豪格自然也不能例外，不久便死于狱中。

顺治皇帝与豪格的感情很深，在关外的时候，多尔衮摄政不久便罗织豪格的罪名，幸得小皇帝“啼泣不食”，请求宽免，才换来长兄的性命。在入关之后的此次大狱，顺治帝肯定也是有所表示，奈何现在多尔衮的权势已与在关外时不可同日而语，足以笼罩朝野，对皇帝的恳求也可置之度外。作为皇帝，意图保全兄长的性命而不可得，其

情之难堪可知。

顺治五年十月，礼亲王代善之死，更使得多尔袞的权势无人可制。代善作为兄长也是族长，大可以此身份对多尔袞有所规劝。多尔袞于当年即称“皇父摄政王”，多尔袞先以“叔父王”为称，这是居于和硕亲王之上的爵秩，代善当年也曾被皇太极称为“兄和硕礼亲王”。史学家郑天挺先生曾说：“凡遇亲王建大勋者氏封之，不以齿，不以尊，亦不以亲，尤非家人之通称。”

除了代善和多尔袞，有此类封爵的还有多铎和济尔哈朗。多铎在顺治四年被加以“辅政叔德豫亲王”。在多尔袞死后，济尔哈朗重新得势，于顺治九年晋封为“叔和硕郑亲王”；多铎死后，阿济格也要求晋封为“叔王”，被多尔袞一顿训斥，“尔安得妄思越分，自请为叔王，大不合理”。由此亦可见，叔王不是任何叔叔辈的人都能受封的，有大功勋的亲王才能晋升这一爵位。

五

有清之世，受封为和硕亲王之上的，仅代善、多尔袞、多铎、济尔哈朗四人而已。由于不合乎中原王朝的爵位体系，完全是由皇太极自创，故而只延续了顺治一世。代善有此荣称，是皇太极为了酬庸其拥立之功。多尔袞则

实至名归。多铎的受封一半出于多尔袞的私心，但其毕竟有下江南的奇勋，也说得过去。济尔哈朗的“叔王”则有冒滥之嫌。

对于多尔袞，顺治帝的另一个隐恨便是庄太后的名节。起因也是多尔袞的“皇父摄政王”之称，消息传到南方，坚持抗清的张煌言作诗大加渲染，“春官昨进新仪注，大礼躬逢太后婚”。这就是在说，多尔袞既然有皇父之称，可以确定是娶了庄太后才有此尊号的。

在多尔袞的罪状中，亦有“亲到皇宫内院”的说法。紫禁城分为内廷和外朝，内廷是皇帝及宫眷的燕居之所，外朝才是君臣办理朝政的地方。多尔袞亲到皇宫内院，无异于民间百姓进入人家的卧室，于礼不合。

此言有深意在，太后未必下嫁，但与多尔袞确实存在暧昧的关系。庄太后有此举，可以断定必非因为宫廷寂寞，而是为了维系孤儿寡母的天下，特意对多尔袞假以辞色，时日一久，两人之间的分寸就难以把握，难免有失身之虞。前不能保长兄之命，后又不能保乃母的名节，这是顺治帝对多尔袞的难以容忍之处。

六

对多尔袞身后的处置推波助澜者便是郑亲王济尔哈

朗。而济尔哈朗之所以迅速崛起，是因为阿济格的无能。多尔袞同胞兄弟三人，阿济格居长，多铎是幼弟。两个弟弟都是人才，唯独阿济格是一个庸才。多尔袞身体一直不好，据他说病根种于和洪承畴对垒的松锦之战，因当时情势紧急，殚精竭虑太多所致。多尔袞知自己必定早死，计划将身后之事全部托付于幼弟多铎。

人算不如天算，多铎竟因天花死在多尔袞的前面，死时年仅三十五岁，时间为顺治六年。这一下将多尔袞身后的安排全部打乱，令他显得有些“狂悖”。多尔袞没有儿子，多铎儿子倒是不少，但皆在幼年，不足以托付大事。唯一可与商榷的便是阿济格，阿济格身体健康但是智识短浅。

多尔袞位高权重，得罪的人不在少数。必须有一个自己人掌舵，方能保身后无虞，否则便有全盘皆输的可能。但这个人无处可寻，托付给阿济格，多尔袞实在是心有所不甘。

多尔袞的“狂悖”之处，一是将肃亲王豪格的妃子博尔济吉特氏纳为福晋，二是将在边外修筑避暑之城的加派遍及天下。纳侄媳为妃，有关外遗风，但入关已近十年，满人渐染汉俗，汉人称之为“乱伦”。多尔袞此举，纯属对死后的豪格的一种报复心理。清初入关尽除明朝弊政，最得人心的便是自万历朝开始的加派，即统称为“三饷”的

辽饷、练饷和剿饷。多尔衮凡此种种，皆可视为反常之举。

七

多尔衮在喀喇城暴亡，死之前还能将后事对阿济格有所交代。多尔衮对阿济格说了些什么，“外莫得闻”。据阿济格说，多尔衮表示后悔将多铎的次子多尔博作为嗣子，意欲更换为阿济格自己的儿子劳亲。阿济格还对正白旗的旗下大臣说：劳亲为尔等的小王子。

阿济格之心路人皆知，一则是意图夺取多尔衮所辖三旗即正白旗、镶白旗和正蓝旗。正白旗是多尔衮所有，镶白旗则属于多铎，多铎死后嗣子多尼年幼，由多尔衮代管。正蓝旗则原属于“四大贝勒”之一的莽古尔泰，自莽古尔泰死后，皇太极将其收归已有。多尔衮摄政后，称“侧目于予者甚多，……予外出，欲赖其力以为予卫”，以此理由将正蓝旗纳入自己囊中。三旗之中，因亲疏远近的关系，正蓝旗较为超脱。

阿济格的如意算盘是三旗归己之后，“彼既得我辈，必思夺权”，这是两白旗大臣看得非常清楚的。而阿济格的才具平平，无人愿意追随其鞍前马后。于是两白旗大臣认为，必“依皇上而生”，找到济尔哈朗表明心迹。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，按照满洲八旗的惯例，旗下人首先效忠

的是自己的主子，然后才是皇帝。目前，“小主人”多尔博和多尼哥儿俩年幼无知，如果任由阿济格胡来，恐怕会惹出大祸。

济尔哈朗自然是喜不自胜，多年被多尔袞压抑、排挤，正待乘多尔袞之死而有所发舒，其最担心的便是阿济格能够绾合三旗，成铁板一块，仍旧是极大的一股势力。现在两白旗大臣主动输诚，自然是一拍即合。济尔哈朗也认为，“两白旗若属英王，英王必误国乱政”，并勉励两白旗大臣，“尔等系定国辅主之臣，岂可向彼？”

八

阿济格自然不是济尔哈朗的对手，回京之前便被软禁起来。如果当时阿济格能够与两白旗大臣同舟共济，而不是亟亟于继承多尔袞的摄政之位，而是以家长的身份奔赴急难，扶植两白旗，为两白旗人所依赖，则袞摄政之余威，挟三旗之实力，中立的两红旗不至于有反对意见，怀忿在心的镶蓝旗自然只能仍旧空怀余恨，不能有所作为。

有此自固之计，多尔袞自然也就不会垮台如此之快。阿济格的行动鲁莽而幼稚，终于使怀忿已久的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得以快意恩仇。

对于处置多尔袞，顺治帝的心理是矛盾的，一则是多

尔衮定天下功高盖世，二则是多尔衮杀兄辱母。皇帝对多尔衮只有私仇而没有公恨，臣下亦是如此。观多尔衮死后，其入关以来的各项大政无一变更便是明证。

两年之后，即顺治十年三月皇帝称睿亲王坟园已经废坏，“实属不忍”，传谕工部派人修理，信郡王多尼派人看守。又过了两年，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、一等子许尔安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，请求为其“昭雪”。奏疏中认为之前议定的多尔衮的所有罪名均不成立，唯独“衍尤莫掩”的便是纳肃亲王豪格之妃一事。时隔四年，朝野之中对多尔衮之事讳莫如深，两人的建言可谓胆大。

皇帝并未予以批驳，而是转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。主持会议的是郑亲王济尔哈朗，他自然不能允许翻案，对两人的奏疏逐条驳斥，最后建议将两人论死，家产籍没，妻子为奴。皇帝特恩加宽，将两人流放到宁古塔。许尔安的一等子爵仍旧得以保留，由他的兄弟承袭。

在顺治一朝，由济尔哈朗一派当政，多尔衮自然不可能有“昭雪”的机会。康熙初年，由四辅臣主持政务，其中索尼、鳌拜、遏必隆是当年受多尔衮排挤的两黄旗大臣，苏克萨哈虽身属正白旗，但他是靠出卖多尔衮起家的，这四个人自然不会有所建言。康熙对于祖母庄太后极为孝顺，自然也不会揭此伤疤。直至一百余年之后，多尔

袞这一“铁案”终于有所松动。

九

时间已经是乾隆三十八年二月，清高宗认为多尔袞虽“威福自专，不能恪尽臣节”，但念其“前劳未可尽泯”，派内务府官员对其坟茔“酌加修葺”，近支王公可以祭扫。

又过了九年，清高宗翻阅实录中所登录的“王之政绩”，“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”；“王之生平”，“尽心王事”，决定为其“加恩”。此即为“昭雪”，唯一的障碍便是此案“出于我世祖亲裁”，但这难不倒自认为才气横绝一世的清高宗，他认定多尔袞一案出于“宵小奸谋”，世祖皇帝受到了蒙蔽。

“加恩”的条款一共三条，一是复还睿亲王封号，追谥为“忠”，补入宗室玉牒，并令继补袭封。玉牒是皇家的家谱，多尔袞又重新成为爱新觉罗的子孙。尤其是谥号“忠”，更显得清高宗对多尔袞评价极高，此一字是清朝给予亲王的最高谥号。有清一代，最为知名的两位“忠亲王”便是清朝一头一尾的多尔袞和奕訢。在多尔袞被处置之后，嗣子多尔博归宗，没有后嗣的血食祭祀，多尔袞成了孤魂野鬼，如今多尔袞不仅有后，睿亲王之封号又成为“八大铁帽子王”之一。

第二条是照亲王的规格重修茔墓，由太常寺春秋祭祀。九年之前是准许近支王公也就是阿济格和多铎的后人祭扫，这是家人的私祭；现在又将多尔衮归入朝廷祭祀的名单之中，这是国家的公祭。

第三条是将其原来的传记，交由国史馆参照实录所载，进行补充更正。老皇帝死后，新君即位，便开始为先帝修实录；实录修成，焚烧草稿，将恭抄的成稿存贮于皇史宬。实录是国家最主要的政治著作，没有皇帝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翻阅。多尔衮的传记初成于顺治年间，其中必定是隐善扬恶，高宗特为其开放实录，以供国史馆“恭谨辑录”。

清高宗作此决定时，与顺治年间处置多尔衮的时间相隔较远，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想问题。正如其所说，如果多尔衮有篡逆之心，早已起而行之，入关之初，世祖皇帝尚在冲龄，天下只知有摄政王，“兵权在握，何事不可为”？